

◆情感微澜

假设的人

李刚花

儿子一个人在客厅，趴在地上，用嘴吹烟卡（用香烟盒做成的卡片，把正面吹成反面即胜出）。他跳来跳去，从不同的方向、角度吹。他似乎掌握了一些技巧和方法，脸上挂满了汗珠，头发尖已汗湿。但他吹得很认真，很投入。那样子，乖巧极了，活像一只青蛙。

我走近他，他好像没看见我一般，或许他已习惯了我这样看他。我时常这样看他玩耍。那些被人丢弃的烟盒，在成人眼视若垃圾的东西，在他眼里成了宝贝。每次走在大街上，远远地看见一个烟盒，他总是笑着飞快地跑过去，弯腰拾起，如获至宝。他把它们收集起来，叠成一个个小长方形，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一个大盒子里。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便是打开盒子，取出那些烟卡，摸摸这张，看看那张，然后有些不舍地放回去，才去写作业。整个过程，他是那样地开心和愉悦。

他曾央求过我陪他玩。“这有什么好玩的？”我不屑地对他说。他有些匪夷所思地看着我，我便不去看他，我怕他读到那双已被岁月磨练得世俗老到的眼神。我想起多年以前读过的鲍

尔吉·原野的散文《月光手帕》，医院里的一个小女孩，在月光下，看见楼道间有一个薄白之物在夜风中晃动，伸出手去拣，拣到的是一张“月光手帕”，原来是小女孩把那一团飘忽在楼梯的月光看成了摊在上面的一张白手帕了，小女孩羞怯地走开后，鲍尔吉·原野生出感伤，感伤于自己没有小女孩那样的空灵，没有弯下腰去拣“月光手帕”，因为一双磨炼得很世俗老到的眼睛极易发现月光的破绽，于是也就失去了一次与美相拥的愉悦。鲍尔吉·原野感叹说，多希望当时小女孩把“月光手帕”拣起来，在月光下抖一抖啊。

良久，儿子抬起头来自言自语道：“我赢了。”一副很开心的样子。我环视了一下周围，问他：你一个人玩，赢谁了？他一边收拾地上的烟卡，一边说：“妈妈，我赢了那个我假设的人。”

“那个假设的人”！我愣在那里，心里有酸楚，也有喜悦。

我模仿着儿子的姿势，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认真地吹起来，瞬间，眼睛变得专注，身子骨轻松的，仿佛卸掉了身上所有的负累，回到了天真烂漫的童年。

◆少年笔记

我的个人史

储江天

一张旧照片：四五岁的我，坐在老家木瓜冲松软的土地上，观察草叶上的昆虫，笑得像一朵春天的蒲公英。我有一双清澈如溪水的眼睛。奶奶家养了一群禽畜，它们也是我的玩伴和朋友。我嗲声嗲气地喊大花猫“咪咪”，喊小狗“毛毛”，乐此不疲地趴在鸡埘前看“啄啄、鸭鸭”，站在猪圈前与小花猪说话。这是我最早的历史，最纯洁的年代。

历史很有意味，看历史就像看小说，有章章回回。历史是分朝代的，上古之后，是夏、商、周三代，然后是秦、汉、魏、晋、南北朝，然后是隋、唐、宋、元、明、清、民国、新中国。历史有峰有谷，有兴盛有衰退。西欧的迈锡尼文明中断后，就进入了发展缓慢的荷马时代；唐玄宗创造了鼎盛的开元盛世，之后唐朝迅速衰败，引发安史之乱。

庆幸的是，我的个人历史并没有倒退的时代，都是积极、向前的。我脚下的土地，给予了我无穷的向上生长的力量。

如果可以将我左脸一道痕、右脸一道泥的时期称为“泥盆纪”的话，那么一上幼儿园就飞跃到了夏朝，我的启蒙时期。小学一年级是我的周朝，四年级是汉，六

年级是魏晋，在这些年代，我努力学习基础知识。初中，大唐盛世开始了，我的学习成绩飞速进步，一路凯歌，红红黄黄的奖状逐年占领家中的墙面。

有没有发现，我的个人史就像帆船顺风行驶在波澜不惊的大海上，又像蜜蜂啜饮花蜜、星光闪耀天宇一样自然而然。

但反观同一片亚洲大陆上的伊拉克，受美国等强大国家及地区制裁，战火不息，狼烟漫天，社会动荡混乱，人家妻离子散，一幅民不聊生的惨象。那里的孩子的历史，是一部黑暗的历史，血泪的历史，不堪忍受的历史。伊拉克的当代史再一次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强大。更告诉我们：祖国繁荣强大，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人民的个人史才会开满鲜花、洒满阳光。

今天是9月18日，刚刚上课的时候，防空警报拉响了，提醒我们不忘国耻、不忘国殇、铭记历史。个人的历史是依附国家史的，个人的荣耀、幸福是祖国给予的。我十分庆幸生在新中国，长在了一个新时代。

我对自己说：我的下一段个人史，必将为祖国添光上彩。



耕作 王慧 摄

◆流年碎影

又见稻田黄

方桂红

我是仲秋回竹溪的，这里是我的村庄。许是因为亲人在，抑或离开太久，这里总会让我没来由的心生念想，隔三差五往回跑。

回村庄，最先接纳我的除了风，就是村外这畈田野了。

这些年来，村外田野留给我印象的都是些简易的棚子、架子之类，那里种植着灵芝、葡萄、葫芦瓜以其他作物，如同一张张“创可贴”，将这田野打上各式各样的补丁；有些田干脆闲着，杂草茂盛。待到次年，闲着的田越来越多，像被遗弃的孩子，无人过问，任由杂草铺天盖地野长，把田埂遮蔽。即便是油菜开花、稻苗出穗时节，最多也不过是东一片，西一块，点缀着整片的荒芜。只是今年，稻子成熟带来的整畈金黄，让我始料未及。

天亮，起床，出门，以晨练的方式，朝村外的田畈跑。我有些急不可待，总担心收割机的出现，将田野的模样改变。

薄雾朦胧，金黄色往四周伸展，一眼望不到尽头。站在田埂的乌柏树下，脚边的喇叭花、茛萝松在稠密的草丛间散紫翻红。

我有些兴奋，忍不住大喊起来。倘若平时，我自然会矜持些，担心声音会把村庄惊醒。然而此时，天地之间，一派静寂，整个原野就我一人，很快，无边的寂静如巨大的海绵，我的声音像那片落地的乌柏叶，被这块海绵吸收后，悄无声息。

差不多四米宽的水泥路贯穿田野向远方延伸。这里曾经是田埂，我无数次走过。在这里，我曾见过早、中、晚稻的栽插和收割，见过忙碌的乡邻，他们要么弯腰在田里插秧，要么往田里施肥，无论晴天或雨天，在这田埂上，他们的脚步总是匆匆忙忙，从不停歇。

我记得那个七岁女孩在这田里捡过稻穗。大人们都在忙碌，有弯腰割稻的，有脚踩打稻机脱粒的，还有往打稻机旁运稻把的，他们分工明确，各自忙活，没谁抢活，也没谁偷懒。小女孩就在离他们不远处的后面，寻宝似的低着头，四处望，偶尔看见一根稻穗，就飞奔过去，乐得傻笑。她不时地朝震动的打稻机望，盼着能抖落几根稻穗，目光又总跟着运送稻把的人跑，盼他不小心会遗失几根稻穗。田里的稻子很快割完，稻穗也脱粒装袋，太阳快下山了，小女孩捡的稻穗却连笕箕的底都没遮住，她望着人群开始往坂下田里转移，她有些失望，有点想哭，她想多捡些，碾米也好，喂鸡也好，只要有收获，就觉得在帮妈妈，在为家出力。

这附近的田埂，小女孩还曾和伙伴

无数次牵牛走过。春天的草嫩嫩的，秧苗也嫩嫩的，牛喜欢这嫩绿的颜色，只是它辨不清杂草或秧苗，在田埂上低头啃草，啃着啃着，不知不觉就到了埂的边沿，嘴往侧一转，舌头一卷，田里的秧苗就短了一截，栽插齐整的苗垅便有了凹口。牛犯错，责任自然由人承担，这让牵牛的孩子紧张，她偷望四周，做贼似的赶紧牵牛逃离。

那天，老牛被套上轭，要将盛开着紫云英的田翻土，牛拉着犁在前面走，人扶着犁梢在后面跟，牛每往前走一步，后面的犁就将紫云英下的土掀翻一块，一步一块，一圈又一圈。人舍不得歇息，牛也得不到歇息，人哼着小曲，算计着这块田播种后的收成，牛喘着气，间或低头顺口扯几株紫云英在嘴里嚼。中午休工，老牛被牵去喝水，没多久时间，牛的肚子大了起来，越来越大，像个随时要爆炸的气球。女孩慌了神，大声喊叫，有人说牛是吃红花草中毒胀肚了，民兵营长家的子弹硝能治，于是大家手忙脚乱将牛往村里赶，一路小跑，“哐”！老牛没能跑回村庄，就倒在了路边的一块田里，四肢抽搐，几分钟后再无动弹。

那个时候，牛是生产队里的宝，幸好调查核实，最后确认责任不在放养，才使小女孩家免遭处罚。再后来，责任田到户，牛也不再属于生产队，而是属于义信家、良喜家、玉梅家，他们同样把牛当着宝，那些日子，他们整天咧着嘴，见谁都笑，像着了魔，天不亮就牵牛出门，喂养、犁地，整天相伴，恨不得寸步不离。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村里牛少了，最终没了；田里红花草少了，也没了；人们脸上的笑容也少了，似乎大家都不想种地了，他们约着去城市，去帮城市盖大楼，帮城市人带孩子，他们电话里说的是城市，回到村庄，聊的也是城市，聊城市高楼建得气派，聊工地老板有钱，聊自己东家会打扮，他们不聊村外那畈田，不聊庄稼，甚至连煮饭的米也不提……老人说，都说城里好，村里这么多好田不种庄稼，真是可惜。

昨晚，陪妈妈散步到田畈，她说，这下好了，总算有人把田全部承包又开始种庄稼了。她还说，每天傍晚，她都散步来这里，她喜欢田野的颜色。

此刻，晨雾渐渐散去，太阳如新娘子含羞地从雾色中露出笑脸，田野瞬间清亮、灿烂，一颗颗金色小铃铛串成的谷穗，沉甸甸地弯着腰，尖头的露珠晶莹剔透。远眺这片金色海洋，我想说，我同样喜欢田野这样的颜色。